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餘姚　黄宗羲　撰

北方相傳學案

北方之為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為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必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即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北方相傳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菴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為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為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令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汨慮於俗思耶又云鑑

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為了事人之偈葢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煅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黄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宗儒既宄先生而陽明豈非薄宗儒者且宄陽明矣一言以為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茌平人仕終華陰敎諭蚤歲受業於顔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頴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太先生聞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歷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即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

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慾慾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填壑愈難愈遠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大理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尚寶寺丞少卿而卒年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宏山講學即往從之因尚書明目達

聽語灑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排陽明惡得為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為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徹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蓋真如的

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弘山謂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即現成良知之說不煩造作動念即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即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清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

有名件可指已是出柙之虎兕安可相提而論哉

我疆論學語心無方無體凡耳目視聽一切應感皆心也指腔子内為言者是血肉之軀非靈瑩之天君矣

天道曾有一刻不感時地道曾有一刻不應時人心曾有一刻無事時一刻無事是槁滅也故時時必有事亦時時未發未發云者發而無發之謂非可以有感無感論也　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㫖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

間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清淨寧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濕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

也吾且高枕而卧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乎此兩喻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　曾子之學一貫之學也此曾子作大學之宗旨也故析而言之曰修身也正心也誠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合而言之則一也何也自身之神明謂之心自心之發動謂之意自意之靈覺謂之知自知之感應謂之物心意知物總而言之一身也正者正其身之心也誠者誠其心之意也致者致其意之知也格者格其知之

物也格致誠正總而言之修身也道無二致一時俱到學無二功一了百當一貫之道也　道有本門路無多岐會道以心不泥文字間性原有本利原無根端本澄源則萬派千流一清徹底矣又何塵垢之染乎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元氏章丘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歸三十餘年萬歷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

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驥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謦欬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功夫即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為談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為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

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門所以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既掃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為學的先生言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為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以情識為良知失却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良知為未發之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擬學小記經疑　人情多在過動邊此過則彼不及格物只是節其過節其過則無馳逐始合天則故能止良知本體止乃見　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天命者本然之真是之謂性無所使之無所受之　前輩以不睹不聞為道體是不睹不聞為道而睹聞非道矣下文何以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耶竊詳此兩句蒙上道字來則所睹所聞者道也戒慎不睹欲其常睹恐懼不聞欲其常聞只是常存

此心之意獨字即道字慎字即常睹常聞道無隱見無顯微天地間只有此故曰獨莫非此故曰獨　凡物對立則相形為有二也道一而已見即隱無有見乎隱顯即微無有顯乎微見顯隱微物相有然道一而已故謂之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既云未發豈惟無偏倚即不偏不倚亦無可見指其近似但可言其在中而已故中和之中亦只是裏許之義　道理只是一個未發無形不可名狀多於下字影出之如人以魄載魂可

指可明者魄也所以多重下一字忠心也忠無可指可指者信與恕事與行也皆就發用處說　喜怒哀樂本體元是中和的　莫非天也冬至祀天祀生物之天也夏至祭地祀成物之天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莫非天也不言后土非省文　視吾以觀吾由察吾安人欲無所匿矣以此待人更是逆詐億不信　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即一之萬也　舜禹有

天下而不與行所無事也　執中之云猶言存心也堯之命契以敎比屋之民猶之與舜禹諸臣都俞吁咈於廟堂者也無二道也後世學者遂以存心為常語而以執中為秘傳豈心外有法抑心有二法耶　集義之集從隹從木說文鳥止木上曰集心之所宜曰義集義云者謂集在義上猶言即乎人心之安也君子之學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即乎此心之安而已　擴充是去障礙以復本體不是外面增益來　春秋不立傳者凡春秋

所書之事皆當時人所共知但傳說不同隱微之地為姦雄所欺耳夫子直筆姦雄之真蹟實情而破其曲說使天下曉然知是非所在而不可欺而姦雄之計有所不能行故亂臣賊子聞之而懼　唐虞三代不知斷過多少事或善或惡可懲可勸若必事事為之立傳何止汗牛充棟聖人之意正不在此故曰堯舜事業如浮雲過太虛春秋之作何以異是是非既明亦隨過隨化聖人之心固太虛也　道理只是一個諸子論學謂之求

精則可謂别有一種道理則不可聖人之學較之諸子只是精一亦非别有一道也　道理不當說起處若說起處從何處起便生意見　一氣流行成功者退曰互根是二本也　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着力處　天地萬物皆道之發見此道不論人物各各有分覺即為主則千變萬化皆由我出　道無方體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學者各以聞見所及立論而道實非方體可拘也

聖人言工夫不言道體工夫即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我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我也分殊即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　學術差處只為認方便為究竟　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意有所便即是利昏惰亦是利意所便也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　人雖至愚

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日流於汙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賦稟　萬物津液與河海潮汐是一氣萬物精光與日月星辰是一象象即氣之象氣即象之氣非有二也潮汐隨日月皆一氣之動也不當分陰陽看　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若在陰陽五行上立脚是隨物化也　君子處盛衰之際獨有守禮安分是職分當為舍是而他求皆無益妄作也　格訓通解　陽明格物其說有二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如意用於事親即

事親為一物只要去其心之不正以求其本體之正故曰格者正也又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物格也前説似專指一念後説則並舉事物若相戾者然性無内外而心外無物二説只一説也愚意格訓則物指好惡吾心自有天則學問由心心只有好惡耳頗本陽明前説近齋乃訓格為通專以通物情為

指謂物我異形其可以相通而無間者情也頗本陽明後說然得其理必通其情而通其情乃得其理二說亦一說也但曰正曰則取裁於我曰通則物各付物取裁於我意見易生物各付物天則乃見且理若虛懸情為實地能通物情斯盡物理而曰正曰則曰至兼舉之矣

好惡情也好惡所在則物也好之惡之事也學本性情通物我故於好惡所在用工而其要則在體悉物我好惡之情蓋物我一體人情不通吾心不安且如子不

通父之情于心安乎子職盡乎是以必物格而後知乃至也　則字雖曰天則然易流於意見通則物各付物意見自無所容蓋才著意見即為意見所蔽便於人情不通便非天則天則須通乃可驗故通字是工夫　物字只指吾心好惡説是從天下國家根究到一念發端處　雖師友之言亦只是培植灌漑我我亦不以此為家當　質疑　學問起頭便是落脚只有意無意之間耳即今見在工夫生死有以異乎豈别有一著必俟另

說透也　致知知止二義只爭毫釐以止為功則必謙虛抑畏其氣下以致為功則或自任自是其氣揚雖曰同遊於善而其歸遠也只在意念向背之間若知知止則致即止矣　天理人情本非有二但天理無可捉摸須於人情驗之故不若只就人情為言雖愚夫愚婦亦可易曉究其極至聖人天地有不能盡也　日用常行間檢點即心所安行之不必一一古格也其古格亦是當時即心之所安之糟粕耳　道理在乎易處不是古

人聰明過後人是後人從聰明邊差了只此心真切則不中不遠　此志興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即是世俗沿襲舊説非講説則不明若吾心要求是當則講説即是躬行非外講説另有躬行也若果洞然無疑則不言亦是講説倘未洞然而廢講説是鶻突也　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間百姓日用但不知不自作主宰耳　問如何入門曰只此發問便是入門　心體把持不定亦是吾輩通患只要主意不移定要如此譬

之行路雖有傾跌起倒但以必至為心則由我也　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此處用工　凡應酬面前只一事無兩事况萬爭聖人得一故曲當常人逐萬故紛錯起於自私用智　做工夫的即是本體一向謂儒釋大同老師却說只爭毫釐愚意不爭毫釐也年來偶見無生要議談空甚劇忽悟云無情毫釐爭處在此　茍知父母之生成此身甚難則所以愛其身者不容不至而義理不可勝用矣　心地須常教舒暢

歡悅若拘迫鬱惱必有私意隱伏　人物自得處俱是遊如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性之本體遊而非此却是放失私意憂惱不為樂事　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啓之夫良知無始終無内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　陽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為定　程子須先識仁之言猶云須先擇術云耳後人遂謂先須靜坐識見本體然後以誠敬存之若次第然失程子之意矣　舍見在乍見皆有之

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學也改過之人不遮護欣然受規才有遮護便不著底　蓍龜無言聖人闡之若非一體何以相契是故探賾者探吾心之賾索隱者索吾心之隱鉤吾心之深致吾心之遠審乎善惡之幾謹於念慮之微而已　蓍龜知吉凶吉凶本善惡謂吉凶在彼善惡亦在彼乎趨吉避凶只為善去惡而已人情本然只是相親相愛如忠君孝親敬兄友弟刑家睦隣恤孤賑窮是上愛下下愛上不得已而去惡只為

保全善類莫非仁也若世人惡人全是勝心是亦不仁而已矣　喪禮哭踊有數主於節哀為賢者設也人之忘哀必有分心處以致哀為推極非制禮之本意　彼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固為粗淺而謂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者亦為無情　謂春生秋成則可謂春生秋殺不可殺機自是戾氣非性中所宜有　塋埋之禮起於其顙有泚則禍福之說疑其為無泚者設猶佛氏之怖令蓋權教也彼之怖令雖若近誣猶能懼人於善而此

之權教茫無理據乃至陷人於惡　解舜之深山野人者曰身與野人同心與野人異也噫使舜之心果與野人異也曷足以為舜也葢野人之心質實舜心亦質實無以異也　王雲野云陽明曾說譬如這一碗飯他人未曾喫白沙是會喫來只是不曾喫了以下紀聞　許函谷與陽明在同年中最厚别久再會函谷舉舊學相證陽明不言但微笑曰吾輩此時只說自家話還翻那舊本子作甚人嘗言聖人憂天下憂後世故生許多假意懸

空料想無病呻吟君子思不出位只是照管眼下即天下後世一齊皆在　凡有所相皆道之發見學者能修自己職分則萬物皆備於我無極太極只是此心此真道之起處不必求之深幽元遠也　物各合其天則乃止不合天則心自不安不安不止只因逐物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稽勳文選郎中萬歷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

本外謫會兵科鈌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謫先生雜職西川既傳晴川之學先生因往師之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即乎心之所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弗同者時人稱為二孟張陽和作二孟歌記之罷官家居中丞張仁軒餽之亦不受書問都絶宦其地者欲踪跡之而不得也

論學書人者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即浩然之氣浩然者

感而遂通不學不慮真心之所溢而流也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是故愛親敬長達之天下怵惕惻隱保乎四海愚不肖夫婦之與知與能察乎天地者以此君子居室言行之加民見遠動乎天地者以此其功在於必有事其幾在於集義集義者即乎心之所安不學不慮感而遂通者也時時即心所安是謂時時集義時時集義是謂時時有事時時有事是謂時時浩然時時浩然是謂時時為天地立心是謂

時時塞天地緣天地間本如是其廣大亦本如是其易簡或者知氣塞天地而不求諸心而不本之集義心非真心氣非浩然欲希天地我塞難矣心之發動處用工夫只是照管不著還是心之不定　要將講說亦只是口頭語又不能躬行意欲不用講說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萬歷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禮科給事中掌吏垣降陝西照磨起太常少卿光

禄寺卿通政使刑部侍郎乞休回籍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鄒南臯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故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還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

理自昏暗益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襍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襍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為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為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襍糅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為性其襍糅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為愆陽伏

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為理也然
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
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𥙿𥙿偏勝即愆陽伏陰也
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恒性豈可以𥙿𥙿偏
勝者當之𥙿𥙿偏勝不恒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
質即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
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為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
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為議論先生云陽明以之言

心不以之言性也猶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真得陽明之肯綮也

晉菴論性臆言盈宇宙間只是一塊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為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熱之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所稱與生俱生與形俱形猶非至當歸一之論也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照著人之所以為聖為賢者此也非理

隆於清氣之内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為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内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惟是稟氣以生也于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襍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即所以為理也故又命之曰義理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民秉之彝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立二

五根宗雖襍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氣與理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靈也譬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乎銅孰能分而為二哉人性之大較如此如曰專言理義之性則有善無惡專言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是人有二性矣非至當之論也　氣質之性四字宋儒此論適得吾性之真體非但補前輩之所未發也蓋

盈天地間皆氣質也即天地亦氣質也五行亦陰陽也陰陽亦太極也太極固亦氣也特未落於質耳然則何以為義理之性曰氣質者義理之體段義理者氣質之性情舉一而二者自備不必兼舉也然二者名雖並立而體有專主今謂義理之性出於氣質則可謂氣質之性出於義理則不可謂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猶夫醋然謂酸出於醋則可謂醋出於酸則不可謂醋與酸合併而來則不通之論也且氣

質可以性名也謂其能為義理氣質而不能為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恐宋儒亦不得而知也

王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史玉池作性善說闢之余乃遺玉池書曰某往亦有是疑近乃會得無善無惡之說葢指心體而言非謂性中一無所有也夫人心寂然不動之時一念未起固無所謂惡亦何所謂善哉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知且無矣何處覓

善惡譬如鑒本至明而未臨於照有何妍媸故其原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今謂其說與告子同將無錯會其旨歟　問孟子道性善是專言義理之性乎曰世儒都是此見解蓋曰專言義理則有善無惡兼言氣質則有善有惡是義理至善而氣質有不善也夫氣質二五之所凝成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二五原非不善之物也何以生不善之氣質哉惟是既云二五則錯宗分布自有偏勝襍糅之病於是氣質

有不純然善者矣雖不純然善而太極本體自在故見孺子入井而惻隱遇嘑蹴之食而不屑氣質清純者固如此氣質薄濁者未必不如此此人性所以為皆善也孟子道性善就是道這個性從古聖賢論性就只此一個如曰厥有恒性繼善成性天命謂性皆是這個性孟子云動心忍性性也有命焉則又明指氣質為性葢性為氣質所成而氣質外無性則安得外氣質以言性也自宋儒分為氣質義理兩途而性之義始晦豈惟不知

人無二性而一物分為兩物於所謂義理氣質者亦何嘗窺其面目哉故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義理可也蓋氣質即義理不必更言義理也識得氣質之性不必言氣質可也蓋氣質即義理不可專目為氣質也學者悟此則不惑於氣質義理兩說矣　善字有二義本性之善乃為至善如眼之明鑑之明明即善也無一善而萬善之所從出也此外有意之感動而為善者如發善念行善事之類此善有感則生無感則無無乃適得至善

之本體若有一善則為一善所障而失其湛空之體矣這善字正是眼中金屑鏡中美貌美則美矣其為障一也文成所云無善無惡者正指感動之善而言然不言性之體而言心之體者性主其靜心主其感故心可言有無而性不可言有無也令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性之謂與則說不去矣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陜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

户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先生幼穎敏絶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然有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

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察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文成曰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令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别而去闢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

以不得聞道為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歎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搆涵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

明儒學案卷二十九

明儒學案卷三十

餘姚　黄宗羲　撰

粤閩相傳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贑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惟薛

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為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為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即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起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謚文襄薛尚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尚賢説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

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為文哀之皇明書言誌墓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為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求日用講求工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

竭才焉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廵被杖武宗蓄外國人為駕下人日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闇齋死詔獄日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為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説以為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

死夕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華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華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華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為古文陽明曰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為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粵閩相傳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訃會同門南野諸子為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為守

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夏言交惡澤方附孚敬欲借此以中言即袖其疏私於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措侃疏為言所為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為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曰言與侃之謀如此姑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少傅見公疏甚喜可亟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會官鞫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詞諷之

使連染於言先生瞋目視澤曰汝謂張少傅有意余言
趣我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鋐黨孚敬攘臂謂言實
為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鋐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
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
重鞫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為彭澤所欺況愚昧如侃
者乎上乃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冐嫉著致仕
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為民行至潞河遇聖壽節叅議項
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具香案叩

首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先生歸田從遊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菴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録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復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虛先生一一辨

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為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為己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即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為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為横流之水吾儒為源泉混混

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録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静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葢言静為無善無惡不言理為無善無惡理即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証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即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静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静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

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寧容與之辨乎

語録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却去閒理會何益　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知者何事

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為仗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亾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道本家常茶飯無甚竒異好竒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肖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即與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進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孟子只説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令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後儒謂釋空老無為異非也二姓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二氏且以為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虛以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元渺

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　要知此理人人可為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以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

覆載與不能之驗也　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萬物令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為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為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備

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

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

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

生化化皆從此出為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為人臣能

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

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辨

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

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　問古聖畫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尚謂且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在繁艱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

薫爍之奈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簡為學以聖人為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　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麄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為子知孝為臣知忠至於知

化知天一也　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間為異學竊柄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著個良知亦是障

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何以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曰求全

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為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大游問治世以何為要緊曰只有這件要緊世人事事緊要只為這件不要緊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為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為法

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為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為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

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
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
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　子思戒慎
恐懼工夫聖人只道個敬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
卦只道個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
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
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為一無内外無動
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

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即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内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所向有物即為物縛所存有善即為善累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為上尋學舍之便昏憒無用力處

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

有根以根為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為主心為奴隷敝精務博反為心害釋卷則茫然均為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為石　後儒紛紛理氣之辨為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　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

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别　以心安心即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明矣　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顔子於言無不說　問學須博求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麽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為未闢未徹耳舍此而言

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　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為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為二物葢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為是則任鯀為非非過乎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

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為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

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顔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矣以簞瓢學顔非顔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為己則覇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

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為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乎　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

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為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憝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

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為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

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説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

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而弗靈矣胥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清矣藩蘺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辯曰仙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彞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為縣令自㓜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真天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為復內陽外陰為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

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内矣此内健之為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覔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曰瞑目静坐此可暫為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為宗至謂静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静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静中養出端倪則静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

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餘姚　黄宗羲　撰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别立宗旨不得不别為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膂大朗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闕謝恩貢象二以功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

請改叅将公署為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叅将
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為亂先生方視事
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
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閉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
歷戊子雲南廵按蘇瓚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緬之役攘
冒蠻功首級多僞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
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
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為奏曰材用蠻敗緬不

無闗地之功摽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効命天子視奏頗為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為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為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為惻隠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

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為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
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
之真即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即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
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
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
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
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
身為本而修身之法到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

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到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見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即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即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為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而若單以知止為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隣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為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

學以止為存養修為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内外心亦無内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分剖為已為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髪含糊疑似於

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禀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有言先生出獄戍閩仍用督府威儀敬菴撫閩城外迎之勞問垂涕項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豈待罪之體先生艴然曰迂濶盖先生以師道自任不因患難而改不知者謂其不忘開府門面則失之矣

論學書昔步激於寸括燕粤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為合下的工夫即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

挺定修身為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巳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

上帝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簡照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啟卜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横起風波躭延歳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著者正坐此病也答弟孟乾

精神兩字去本體尚隔一層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欲辨體只為一向以知為體故槩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

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答朱汝欽）挈出修身為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答丁重甫）大率一到發靈後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即無聲色在前亦只一味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答李汝潛）六經無口訣每謂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實即是知止但大學說止善似止無定方易說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為碩然不

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足以盡艮背之妙因而指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於虛元之見予嘗看剝復兩卦同為五陰一陽但陽在内能為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為復陽在外不能為主則陰無不消陽者故為剝如陰陽内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専向後只是一個復暫復為復常復為艮晦翁云自有人生来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

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艮背所以為千聖祕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謂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人豈有二心人知之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别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

二者用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也惟精者何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

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修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為而用正為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為而用誠為其有不誠而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即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即所謂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畧而大學之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耳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

遷移之法答陳汝脩 知即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来合體也知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来同用也 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矩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為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即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畧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

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别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别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既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淺也答董蓉山

二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即良知不覺失笑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謬就令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即乾管此事也豈得

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證印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真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為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既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為無為判矣則善不善之所

由別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為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為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為體又曰良知即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即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即是善大學只合說

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修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為體抑天之命為知困知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却是大牽

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即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愛行於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即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為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竅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良

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别上求討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為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

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
蓋指能擇者為知而能守者為仁也不可便執為實體
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必執智為體則所謂聖與仁
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
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脫却止本而直謂大學以
知立教以知為體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
知為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
之為駿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為體蓋知

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為宗蓋知本用
不可為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
千聖淵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
知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脩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
無謂而然無所見而為是說乎此其中真有千聖不傳
之祕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繼往聖開來學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　從古立教未
有以知為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

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為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即性可乎仁為生理生理即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為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為覆海翻蒼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

言性謂之不曾知性此固章句士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狥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是道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覘其善之條理於惻隱也而名其仁於羞惡也而名其義於辭讓也而名其禮於是非也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個善而已未甞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凖此後儒

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為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汙也只合道得一個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為他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為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為性正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為

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為教本唯鄙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玩而不信也公者何即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諒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為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心齋不

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功則友朋間宜羣訾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功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乎而修身為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人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

在學問之際不為其私所謂學公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慎恐懼要歸不睹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却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得已而形容之語易詞言之即是個攝靈歸虛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 答朱鳴洪　知常止自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

立即是敬不必更添敬字答賴維新　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運是一個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著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即神聖工巧亦無有善著矣答友　一步離身即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也答涂清甫　學問只有工

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為主意脩為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者也 答李汝潛 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廓翁命某某曰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所以可諉罪於才若夫為子而不孝為臣而不忠是所謂為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 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却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可收拾之處 學問之講只在

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知為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為歸　主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為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為體而欲希不覩聞之用恐本體工夫未易合一也答詹養澹　自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晦翁此言僕竊以為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彼言雖為命世者發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

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閒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矣　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為體者余二十年前即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為性覺之說今思之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陽明先生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大公的本體儘力推向體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敝補偏陽

明先生蓋是不得已而為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討明白耳間復書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蓋在致知則以知為體在知本則以知為用以致知為宗則所喫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為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求竅本地歸宗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內之光籠外之

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為良知或以獨

之一字為良知總屬閒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斯

言則烟波萬頃滅没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真令千

佛禁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立語斯須所能判决

舊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

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猶且憂之

而况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為痛傷者也儒者之論

學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事事歸空事事歸實葢直從

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直說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善總之非吾性之固有也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用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為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用亦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

微稍分而道心人心截然若兩敵者乎即此而觀則知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者也答涂清甫　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玄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脩身為本却又不免守局拘方狗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答李思忠　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有不得已而為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為

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脩之家在國脩之國在天下脩之天下亦自是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實落落與他挈出知本為歸宗知止為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修之即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工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修之即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

不誠焉而修之即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修之即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修之即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也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也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於吾前而吾所以應

之者其當幾之際畢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甚無有典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畢竟只是一物而已此無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答李汝潛 癸亥前曾因讀易偶有觸於本末始終之序於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撑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十年來乃近止地止

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見輕省也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己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　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靜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世之學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實本末始終之辨　予學三十年矣自省己躬絕無有悟願從予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人　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為衆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為君子之立極

定命　由仁義而行者即是本天路徑由仁義而襲者即是本心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　須思命脈只是一個善訣竅只是一個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脩身為本必要揭出脩身為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諦當乃不為墮於邊見也不然無寂感無内外無動靜豈不玄妙少失分毫便落捕風鏤塵弄影舞像之中依舊是辨體的家

風也答龔葛山　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道贊語而遺其實體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為無聲無臭者亦猶是也　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以致知為主腦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恐至命一脉遂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復之期矣答董蓉山　先儒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地萬物者亦是喫

際為人之意要在善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已者乎等待已立乃了天地萬物乎忘本逐末者狗人者也誠不可為知本知有已不知有人了已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者之造認得是體即所謂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認得為造已未立何暇立人已未達何時達人即所謂若不為已自與已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知本兩字即是求仁但稍換却頭面故不但知本者不可狗

入即求仁者亦決無有狗人之理摩頂放踵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即知本者亦決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答詹世輯

有疑止脩兩挈爲多了頭面者不知全經總是發明止於至善婉婉轉轉直說到修身爲本乃爲大歸結實下手此吾所以專揭修身爲本其實正是實做止於至善故曰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答蔣崇父

一個念頭稍涉虛玄便流意見一句話頭稍欠塡實便托空詮已之自進工夫由此

固踈人之覲視察安亦即便分誠僞矣答董蓉山　雷陽一夕透體通融獨來獨往得無罣礙答滕少崧　自悟徹知本後學得湊手乃知從前說者作者大抵僞也說本體固恍恍惚惚認似作真說工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邊有者透不到事上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得口可說得而實在落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為僞也答從弟孟育　有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凡旣主靈明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靈未論爪生

髮長筋轉脈揺為兄不明凡純孝人也即兄毋死初哀一段果祇激於一慟而不容自已乎將主以靈明而必為之加減劑量使之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照則恐孝有未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凡用情反恒人之情之不若矣其友為之慼然請質予曰凡毋訴亦毋驚此蓋孔聖人之所不能與以知者也而凡必欲與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奈何予曰顔淵死孔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

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乃曰有慟乎非夫人之慟而誰為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為之豁然乃盡棄從前之學答周三泉　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却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尚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尚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安得不流為意見與張洪陽　止此則自虛然却不肯揭虛為本修此則自寂然却不可執寂為宗答涂清浦　學之以修身為本也尚矣復以為

必先知本者豈修身為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知本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為本也非知修身為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答李汝潜

知本一脉當官尤為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下向百姓處猜防自謂之用明即所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矣與本風光毫髮不相蒙涉端拱埀裳豈無照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己耳答劉良弼

大學約言大學首節何謂也以揭言學之大綱也蓋三者備而後學之道全也而即倒歸於知止謂定静安慮之必自於知止何謂也以申言止之為要也繼之曰物有本末云云者何謂也以教人知止之法也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物如何止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事如何止蓋物雖有萬矣本末分焉事雖有萬矣始終判焉知本始在所當先即當下可討歸宿直於擾擾紛紛之中示以歸宿至止之竅故曰是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古之

欲明明德至修身為本何謂也蓋詳數事物各分先後而本歸修身也本在此止在此矣豈有更別求之理其本亂至末之有也蓋決言之也結歸知本若曰知修身為本斯知本矣知修身為本斯知至矣　至善其體而明德其用也止至善其歸宿而明親其流行也定而後能靜非靜生於定也靜而後能安非安生於靜也要以見必自知止始也舊有語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最得立言之意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而

慮焉從出乎　止為主意修為工夫　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佛老虛玄之學故身即本也即始也即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為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當先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體渾然一至善矣故止於至善者命脉也修身為本者歸宿也家此齊焉國

此治焉天下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無為而治者用此道也知本義

善一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止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接於為君也而止仁於為臣也而止敬於為子也而止孝於

為父也而止慈於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答某人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　至善兩字蓋孔子摹性本色就虞淵底揭出示人猶恐杳杳冥冥無可據以循入故又就經事宰物中分别本末始終先後指定修身為本使人當地有可歸宿故止於至善者命脉也修身為本者訣竅也知本乎身即知止乎善　僣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所歸宿者是

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為先即陽明天啓聰明亦祇以致知為奥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止之主意不以知為歸宿也决矣故曰知止而後有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辨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　至善兩字原是直挈性命之宗止於至善者如根之必歸土如水之必濬源極則者何嘗不是善是就流行言也極致者何嘗不是善是以造詣

言也落根有地而後可以取勘於流行造詣有基而後可以要歸於極致後之學者大率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復圖為造極而不知有歸宿之根源者也學先知止蓋斬關第一義也　每謂修身為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知本固不可以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本也左之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鈌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止於中耳

常止即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　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為本斯止矣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者病在本也友朋中有苦知本難者予曰本即至善有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為本不肯懸空說本正恐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測知之地以致虛縻意解躭誤光陰只揭出修身為本使人實止實修止得深一分則本之見處透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本之見處深兩分定則本有立而

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則本境融而常寂只是一
個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地風光自漸見佳境也切不
可懸空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又是病在止也此
予所謂交互法也其實知本者知修身為本而本之也
知止者知修身為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
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此提撕令人有做手耳換作
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也　齊家不是攬家蓋
在家身家即是修之事矣治國不是攬國蓋在國身

國即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攬攬天下蓋在天下身
天下即是修之事矣故家國天下者分量也齊治均平
者事緒也余嘗云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此所以天
子與庶人一也說到性分上所以學無等差說到性分
上如何分得物我真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矣無
二本也　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功莫要於此也獨無
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即意之分别者是也物非他也
即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别有

物矣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即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即知也傳正心則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即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即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即知也則格致奚庸傳哉曰然則所以格之致之者何如以用其力耶曰此不攷於經者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慎其獨必其意之所發如好好色

知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有所忿懥四者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不在焉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絜矩以同好惡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

其知者可知也故曰不攷於經者之過也格致義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故灼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只於此不能知所先後即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脚直以其身為萬物之役如馬牛然聽其駈策而馳走矣故就一事一物言固自有個本末終始總事物言又只有個本末終始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修身為本正為此也悟得此真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

我此其所以為經世之㲉即悟不徹只捉定修身為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隨事隨物就此取衷而本常保其不亂　未嘗不是逐事逐件著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為盡性之學　修身為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延平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畢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是於我離身之外無别

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末也　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挈之有宗諸儒無不以為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為必先知止者何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個主意豈有歸宿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知止這一步真所謂無主意的文章正誠格致將一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之功意有不誠故用誠之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用致之格之之功今此一時耳試反觀覺心尚有不正否曰無有意有

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不格否曰此中抵對歷歷分明亦似無有不致不格曰如此則學問工夫一時間便為空缺矣問者躍然有悟曰允若先生之言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　必有以信身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有以信修外之無有格致誠正也而後工夫一本體一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他有馳求而知止矣

道性善編孟子説個入井又説個孺子入井又説個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寃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容於打點者也不知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苦口苦心只要形容一個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粧飾不與裏面的相為對證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為本也以見非如此不容打點則情之所發便未必能順豈可便道情善故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為道情善直於情上歸宗

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褋出教人如何駐脚　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為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指體而言者孰為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為之用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必以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只漫說畢竟向何方求前念不管後念後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為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放之不可為方所也求之無可為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　性者

生之理也知生之為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别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即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故中庸只説隱微只説未發只説不可覩聞太率顯見覩聞皆所謂發也正告子之所謂生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不本其生之由而惟據其迹之所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至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云何者非生生

既是同可云何者非性噫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自來矣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為善者也才之無有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為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為之也故

曰親親仁也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即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二字義尤明白只是一個順所謂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是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怵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善而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知本同參視聽言動四字雖若有形之實跡而勿之一

字則實動而未形之真心也故體認得真視聽言動之非理即在不覩不聞中而勿之一念即戒慎恐懼之心也此下皆與古疑問未發之前以理言之則為有以象言之則為無所云看者亦於其中而黙探其理之何似耳豈真以象求哉吾嘗於靜中以一真惺惺者而黙與之會久之若見其中之盎然而無所間隔者焉若見其中之肅然而無所偏倚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特然而無所依隨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瑩然而無所遮蔽者焉即其盎然者

看作寛裕温柔之氣象可乎即其肅然者看作齋莊中正之氣象可乎即其特然者看作發强剛毅之氣象可乎即其瑩然者看作文理密察之氣象可乎此亦心靈與性真默會若見其似則然耳而豈實有氣象之可見耶　本一也為君在君為臣在臣為父在父為子在子與國人交在交國人若是其無定方也然為君為臣此身為父為子此身與國人交此身實非有二身也何嘗無定分乎故善一也君曰止仁臣曰止敬子曰止孝父

曰止慈與國人交曰止信若是其無定名也然仁孝吾身之善敬慈吾身之善信亦吾身之善實非有他善也何嘗無定體乎所以歸本之學隨所處而地異地異而修同隨所遇而時異時異而止同雖日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亦日歸宿於根元命脉之處歸宿處雖妙入無聲無臭之微錯綜處實曲盡至賾至動之變可見修法原非粗迹不待兼止言而後知止法原非空寂不待兼修言而後知此經世之實學而盡性至命之正宗也

問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知也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致良知也如何不以致良知為是曰擴充之說原從性根上擴充若見入井而有惻隱之心孟子所謂仁之端倪張子所謂天理發見自然之苗裔必欲從端倪上苗裔上擴充充不去矣曰何為充不去曰事物之感於我者何常而善端之發見於感應者非一乍見孺子入井勃然惻隱良矣是心之發石火電光一過即化豈復留滯記憶以為後來張本耶繼此而有

王公高軒之過蓋敬之心生矣當是時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待此大賓耶已而王公以嘑蹴之食加我羞惡之心生矣當是時亦非可哀也豈容復充擴惻隱以應此可羞之感耶藉令見聾瞽吾哀其不成人見孤獨吾哀其無告雖與入井之哀同一機括畢竟是隨感而見前念後念不相照應豈嘗思曰吾前日哀入井矣今當擴充入井之哀以哀此輩耶必擴充入井之哀而後能哀後來之可哀勞甚矣狹亦甚矣性體發用不

如是矣此下皆崇聞録四端之發固自有性根在也吾養吾性隨在皆至善之流行矣曰然則性何如而養乎曰孟子道性善指天命之體言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從何處下手只用得一個養字即止至善之止字即成性存存之存字是也養而無害順性而動達之天下見可哀而惻隱見可恥而羞惡見長上而恭敬見賢否而是是非非毫髪不爽所謂從上發慮無往而非不慮之良知矣良知上豈容更加擴充加擴充便是慮而後知知非良

矣　天地人物原是一個主腦生來原是一體而分故曰天地人物皆己也人己如何分析得是故立不獨立與人俱立達不獨達與人皆達視人猶己視己猶人渾然一個仁體程子所謂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是也若曰己立己達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未立何暇立人吾未達何暇達人即此便是自私自利隔藩籬而分爾我與天地萬物間隔不相關接矣便不仁矣所謂若不為己自與己不相干是也　默識正識認之識仲弓問仁

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仁義備矣又必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本無賓本無祭如見如承者何事子張問行夫子告之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其可行矣又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也止於至善之脉絡也學問有這一步纔入微纔知本纔上達天德陽明先生見山中一老叟自云做言忠信行篤敬工夫三十九年此其人亦可尚矣只此

默識一步未之知耳　問致中和致字曰天命之性不可覩聞此喜怒哀樂之所以爲根者也本自未發渾然至善故謂之中君子於此乎戒慎恐懼工夫都從性根上用是曰致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順性而動其流行恰當主腦適相脗合而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君子亦順性之自然率之而已矣率之則道在矣是曰致和致字須如此看若從念上與事爲上去致恐去天命之性尚遠　心者性之發靈是活物是用神帝主用之以保

民桀紂用之以縱欲宿儒用之以博聞强記舉子用之以弄巧趨新儀秦用之縱横捭闔仙家用之呼吸長生佛氏用之灰心槁性農工醫卜各有所用大學教人收攝此心歸止至善亦臨亦保如見如承直用他歸根復命庶源潔而流自清根深而葉自茂德無不明民無不親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此復性之宗　泉翁云物至而後義生義生而後知有所措夫知有所措而後格之則未履其物不必豫格之也與吾師所格只當機之物頗

合（此下皆井天萃測）俗儒求知於外者也文成求知於內者也

學不同而所主在知則同也見羅先生之學攝知歸止故其言曰用知以入止則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主知以求致則所云致者恐非善之歸宿是以止自淺而入深則有定靜安慮之異修由內而及外則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分　意為心之運用則統之於心尚未發之於情緒山謂知為意之體者亦謂意為已發故不得不以知為體所以未安　唐仁卿信石經大學謂置

知止能得於格物之前似乎先深而後淺殆不知聖學之止為入彀修為工夫也謂儒者學問思辨之功無所容於八目之內殆不知止惟一法修有多方萬物皆備格其當機之旨也謂物有本末一條次致知在格物之下以釋格物殆不知此條教人以知止之法是混止而為修也　近代之流弊既專於知覺上用功而不知以知歸止仁卿之矯偏又專於法象上安命而不知以止求修　此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為本

一切皆爲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功　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談止修之法爲異說之防莫過於此　善一而已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緝熙敬止所謂善之主宰止之歸宿而仁敬孝慈信則善之流行止之應感者也道有吉歸原不向逐事精察學有要領只在一處歸宗此孔門之止修博約正一貫之真傳也此下皆曰新蠡測　聖人常止賢人知止果

在一點靈光着力乎抑在未發之中下手乎戒懼必於不睹不聞天載自然無聲無臭皆不可以知名也故曰聖人無知　大學專敎知止而修之工夫不過一點檢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　自古聖賢常見自己不是常知自己不足時時刻刻用省身克己工夫故聖如孔子且以不善不改為憂無大過自歉此豈謙詞真見得渾身皆性命之流行通體皆至善之充用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為本　行之用深於解矣

乃問畢竟是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曰只須從末上
去求本從用上去尋體豈恐人求之杳杳冥冥故為此
切實之詞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即不可求乎某謂
不容說者其體之無聲無臭而無聲無臭正吾人所當
理會故論明德親民必歸宗止善蓋至善其體明德其
用止至善其歸宿明親其流行如濂溪既云定之以中
正仁義又云主靜立人極夫中正仁義有何不了而必
申之主靜豈非靜體未窺則所云仁義中正者終在情

識上揀別而非真性命用事乎　既云静久能自悟又云窮理斯悟不一静不足盡理必假探索乎曰静未嘗不盡理特恐認得不真耳果知天性本静而時時收拾精神管束於此則本根既植條理自生不必屑屑焉攷之經傳而念頭動處概與經傳合即時取經傳發吾知見而經傳所言總與吾心印此之謂一得萬畢此之謂齋戒神明而非别有一段窮索工夫與主静作對也即如程子所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亦須問所養所

學者何物則養即是學敬即是知用工即是進步不然則敬之為言僅空空兀坐而知之為説須物物討求末學支離從此起矣　論心者不根極於心所自來則欲與理襍出而難據攝心修身為本即是止於至善踐形乃所以盡善形神俱妙莫備於此止到穩時渾身皆善又何心術人品之足言修到極處通體皆仁又奚久暫窮通之足慮　一止一修即一約一博互用而不偏人性上雖不容添一物然一墮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

無事故堯曰執中孔曰擇善固執子思慎獨孟子直養無害周子主靜立極皆就太虛中黙黙保任謂其有曾不着相謂其無曾不落空真宰天地人物之根源世儒云一着工夫便乖本體大抵認性命一物無有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於命某則謂性命雖無聲臭而其顯於喜怒哀樂人倫日用實有自然之條理從條理處究極源委到得色色完滿無有缺欠則性命即此貫串工夫實與本體合而豈一切掃除也乎此下皆敬學錄

王塘南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緒亦只求復其性之本體斯言甚確但性非情識之謂喜怒哀樂隨感隨發而此體凝然不動曰中曰未發聖賢指點甚微其工夫亦從微處默默體認故塘翁云本性以之情云必從無思無為而入云學者奈何役役於陰陽五行而不會太極之原既會太極何患無陰陽五行不培養於心所自來則遏欲與存理勤苦而難成心所自來者性也性所自來者天也天性

在人不離於喜怒哀樂而實不著於喜怒哀樂渾然不覩不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何道何人何微何危自靜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動於是有欲之名焉則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即為私欲也顧有從性而出者有不從性而出者從性而出曰道心即蔽錮之極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在故曰微不從性而出曰人心即禁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此危微間不可為歸宿地也舍此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其正

也不必從事於矯就性之無偏倚處即正也舍養性而求盡心心未有能盡者也其盡也不必從事於擴就性之無虧欠處即盡也當知感物動念之時兩者似乎相對而反之天性本然之體豈惟無人即所謂道者亦渾淪而不可窺豈惟不危即所謂微者亦渺茫而不可執是誠生天地人物之大原為入聖之真竅也　格致誠正豈無事實齊治均平豈無規為唯一切以修身為本則規畫注厝一有不當喜怒哀樂一不中節只當責本

地上久清楚非可隨事補苴抵塞罅漏已也此下皆明宗錄人處世中只有自已脚下這一片地光光淨淨可稱坦途離此一步不免荆棘便是險境故已分上謂之素謂之易人分上謂之外謂之險　身是善體無動無靜而無不修即無動無靜而無非止倘若懸空說一止其墮於空虛與馳於汗漫等耳　易之窮理是盡性工夫必其所窮者爲此性也書之惟精是惟一工夫必其所精者爲此一也博文是約禮工夫必其求禮於文者也道學

問是尊德性工夫必其以德性為學者也不然主意不先定一切工夫隨之而轉必執曰修處無非止也則義襲者亦謂之率性矣　大學從本立宗一切格致只從裏面究竟而愈入愈微後儒從知立宗一有知覺便向外邊探討而轉致轉離止善之學性學也反本則與性漸近離本則去性漸遠所以知本為知之至也人心既喪曷為有平旦之氣乎則仁義之本有為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性矣氣之清明曷為必於平旦乎則日夜之

息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養矣　復之爲言往而返也譬之人各有家迷復者往而不返喪其家者也頻復者日用一至暫回家者也不遠之復則一向住在家中偶出門去便即回來未嘗移徙故曰不遷未有別處故曰不貳以此見顔子之學常止之學也　鳶之飛魚之躍便是率性不可復問何以飛躍曰率性飛者自飛不知其所以飛躍者自躍不知其所以躍可見者物不可見者性也不但鳶魚爾也此之謂不覩不聞及其至而

聖人不知不能者也見此者謂之見性慎此者謂之慎獨先生云以我觀書在在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即讀書一端觀之而謂學不歸本可乎謂本不於身可乎

後儒將止至善做明明德親民到極處屬末一段事審爾則顔曽並未出仕親民止至善終無分矣此下皆證學記至善兩字形容不得說虛字亦近之然聖人只說至善不說虛正爲至善是虛而實的又是實而虛的言善則虛在其中言虛則兼不得實也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如云可說即是情不是性矣既不可說故透性只是止　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為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究窮物理講得處處明了方來躬行與孔子之教真是天淵若真正入聖門頭便將平時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才智伎倆盡數掃蕩一絲不掛內不着念外不着相四方上下一切俱無倚靠當時自有滋味可見由此併精直入更不回頭再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

想即外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有通貫時節　吾儒盡性即是超生死生死氣也非性也性也者命也不因生而生不因死而死原與太虛同體儒學入門即知止知止即知性知性而盡性達天德矣超而上之矣　人自有身以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七情六欲皆生死之根富貴貧賤患難聲色貨利是非毀譽作止語嘿進退行藏辭受取與皆生死之境若逐境留情迷真滯有便是在生死的緣業若順事無情攝末歸

本一而不二凝而不流即是出生死的法門蓋真性本寂聲臭俱無更有何物受彼生死　聖學身心本無分別形色即是天性不可謂身乾淨不是心乾淨心乾淨不是身乾淨孔子皜皜肫肫全在仕止久速上見　今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却在一邊　打疊靜坐取靜為行可以言靜境未可以言靜體人生而靜之靜直言靜體故止地可依不對動靜之靜而言　近來談止修之學者有重止者則略言修遂搆荒唐入禪之誚

有重修者則輕言止至騰切實近裏之聲其實於透底一着不能無失夫止修非二體論歸宿工夫不得不判分兩挈究血脉消息却自渾合不離未有不止而能修亦未有不修而能止者第止之歸宿直本修身透體歸根畢竟不落流行之用而誠正格致則有若綱之在綱者是則直下真消息也吾儕止未得力畢竟修的工夫還用得較多且重然究竟徹底一著總屬止的隄防此下皆崇行錄只反身一步便是歸根復命便有寂感之妙只離

本一步便跟着心意知物走便逐在家國天下去精神分散徃而無歸無復有善着矣　只歸到已分上便是惠廸便吉一走向人分上便是從逆便凶幾微之差霄壤相判　只落了心意知物便有後天流行之用便是可覩可聞有聲有臭的德是刻苦下工存理遏欲畢竟是用上著脚去先天真體遠矣故聖人之學直從止竅入微後儒之工只向修法下手以此而欲上達聖人心傳不得其門而入者也　性情才三字孟子特地拈出

三個眼目一屬情與才便有利有不利教人只從利上認取性體告子生之謂性分明是指才爲性到才上看性性安得有全善者乎　問初學纔要止又覺當修纔去修又便不止未知下手處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止不是止曰是止曰即此是修不是修曰是修曰然則何時何地不是下手處雖然夫子先説個復禮以顏子之聰明不得不復問子一點出視聽言動四字始信是下手妙訣矣此下皆天中習録視聽言動形而下者孰主宰是孰

隆施是便是形而上者豈是懸空另有個形上的道理唯形上即在形下之中故曰修身為本性學也　物雖紛紜豈不各有個天然的本末事雖雜冗莫不各有自然的始終人惟臨局當機莫知所先則精神無處湊泊譬之弈然畫東指西茫無下手只緣認不得那一著該先耳夫既認定一個本始當先而先之則當下便自歸止此固未嘗不用知然却不在知上落脚故曰攝知歸止　本體粹然何所可戒而亦何以可求故其功在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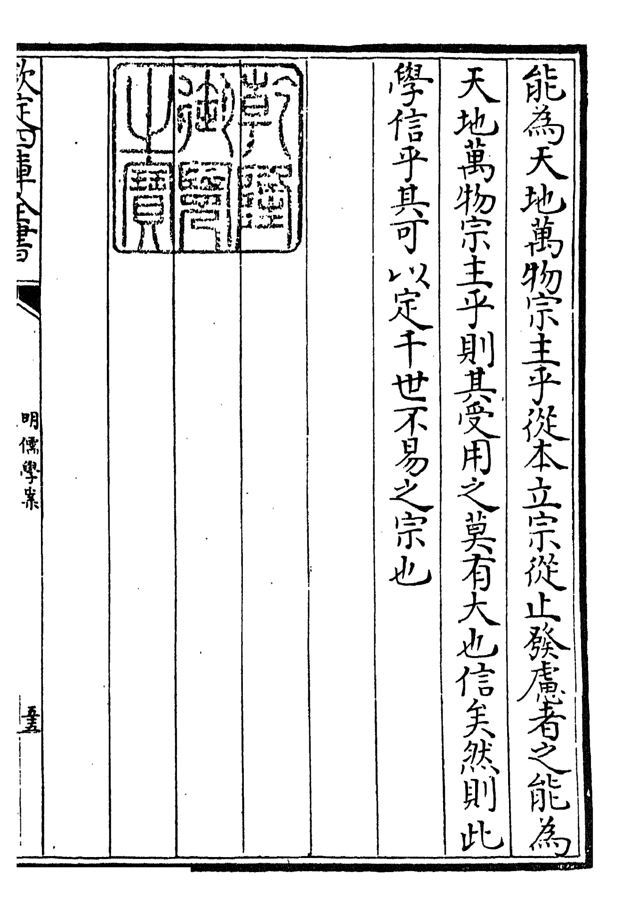
止即戒慎恐懼之謂　心是把捉不得的活物必須止止得住方可言存養蓋形生神發後這靈明只向外走就是睡着時他也還在夢裏走滚故這靈明上無可做手但要識得這靈明從何處發竅便從那發處去止

故者以利為本所謂故之利者即惻隱四端之心也容有不惻隱之心矣而豈有不仁義禮智之性哉此心性之辨也此下皆時習錄

修身為本之宗須實以身體勘以身體勘必查來歴源頭何如做手訣竅何如將來受用何如

以來歷源頭言之將人生而靜以上者為始乎人生而靜以下者為始乎心意知為人生而靜以上者乎蓋人生而靜以下者乎則止至善之為入門第一義也決矣以做手訣法言之至善杳冥欲止而無據而經世之人日以其心意知與天下國家相搆又頃刻不能止者非從事物上稱量本末始終討出修身為本至善於何握著而止於何入彀乎則做手訣法之莫有妙於修身為本也信矣以將來受用言之離本立宗離止發慮者之

能為天地萬物宗主乎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之能為天地萬物宗主乎則其受用之莫有大也信矣然則此學信乎其可以定千世不易之宗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